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都學
唐詩

二〇二六年 一月號

萬花筒：我的老師我的母校 / 彥 火

京都學派 唐詩別識

——專訪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 /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特稿：國學智慧中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香港作家聯會「國學與人生」講座 / 傅 曉 記錄及整理

專題：至道斯文——追憶哲學大師李天命

陸 離、彭潔明、廖美香、楊日華、陳強立、張家富、曾瑞明



莫里茨·科内利斯·艾雪《其他世界》。(資料圖片)

圖 林青霞畫星星
文 星星

致青霞

凝固的黑暗中

當我的世界正一塊

塊剝落

而妳站在裂縫裏

千萬次呼喚我

像一束不肯離開的

溫柔的光

我碎裂成星辰

卻在你的光芒中

重組為新的宇宙



思與逝之間——敬悼李天命先生

潘焜明

時序初冬，夜色蒼茫。幾乎與大埔宏福苑無情大火同時，李天命掩臉而去，告訴這個噩耗的潔明，幾度哽咽，黯然傷痛。

香港的夜空，又遠去一顆獨特閃爍的智慧之星。李天命先生的離去，留下了一片澄澈的哲思天地，讓後學在其中仰望、沉思、前行。他是一位罕見的智者——擅以手術刀般的邏輯剖析迷思，卻懷抱如詩人般的溫柔觀照生命；在講壇上論辯無敵，在書房中卻能對一缸游魚靜觀半日。紀念他，便是重訪一種將思辨之銳與生命之悅融為一體的生存藝術。

李天命先生留給世人最鋒利的遺產，是他創建的「思方學」。對他而言，清晰的思考不僅是學術工具，更是一種倫理責任——對自己與他人的心智誠實。在其廣為流傳的著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目下已經印刷逾七十版次）中，他將複雜的思維過程化為可操作的「招式」，引導讀者穿透言語的迷霧，直抵問題的核心。這種能力在辯論場上展露無遺，往往能一擊即中對方邏輯的脆弱環節，故有「小李飛刀」之譽。然而，他的「鋒利」從來非為炫耀或征服，而是為了「清場」，為建設性的對話與真實的理解掃清障礙。他畢生致力於將哲學從繁瑣的學術噓語中解放出來，使其回歸「思維的藝術」的本質。

若「思方學」展現其理性之剛健，其「天人學」則蘊含了生命感悟之柔韌與通透。李先生對生死課題的思考，尤為深刻地體現了這種剛柔並濟的智慧。他借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闡發三層境界：從見萬事虛空的頹然，到帶有幽默的坦然，最高一層，則是體悟到與所愛之人、歷代賢哲「殊途同歸」後的平和與從容接納。這種接納，並非消極的認命，而是建基於一種「神秘樂觀」的宇宙信託。他深信「分散了的靈魂，必在愛中重合」。在預想的生命終站，他願將一生的透悟，凝結為一念：「把所愛的人們緊抱入自己的心裏，把自己的心魂交回到宇宙的懷中。」這是一種將個人情感與宇宙秩序合一的終極安頓，是理性思考之上綻放出的詩性智慧花朵。

李天命先生的哲學，從未與生活隔閡。他最愛將孔子與蘇格拉底的對話，稱為「高級的閒話家常」。在他看來，哲學的至高境界，正是融入這種看似隨意的思想交談之中。他的課堂與客廳，便是此種哲學的實踐場域：天南地北的話題，最終總能迂迴地引向對根本問題的思索。他建議學生多觀看原始自然的紀錄片以「破生死關」，自己卻也能興味盎然地欣賞一缸熱帶魚的《魚樂無窮》。這種從磅礴到微末的觀察，皆為「與天地合一」的修行。他的哲學是「可親」的，這種可親，源於他對人的真切關懷——那句對學生說的「拿些什麼沒所謂，我只怕你撞到而已」，其體貼之情，溢於言表。

先生的為人行止，與其思想互為表裏。他對文字抱有近乎虔誠的嚴謹，校對書稿時，甚至以尺丈量字距、標點，務求精確完美。這份「怪癖」，正是其思維縝密在物質形態上的極致體現。然而，面對外界聲名，他卻異常低調，曾婉拒利用名人閱讀其書的照片進行宣傳。他彷彿一位思想的匠人，只專注於將手中之玉打磨通透，而不計較它被置於何種燈盞之下。這種慎獨與淡泊，在哄哄喧囂的時代裏，本身即是一種無言的哲學宣言。

李天命先生的一生，示範了一種完整的哲人生活：以清晰的頭腦思考，以溫暖的心靈觀照，以從容的姿態面對終極。他離開了，但他所點燃的思辨之火與生命之悅，已匯入無數讀者與學子的精神脈絡。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或許便是如他所願：好好運用思方學，建立起自己妥善的人生觀，然後在愛中，與一切美好的靈魂重逢。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六年一月號 總三十三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思與逝之間——敬悼李天命先生

專題：至道斯文——追憶哲學大師李天命

4 陸離 緬懷「哲思劍俠」李天命小友

6 彭潔明 願天堂沒有思生死的困惑——悼李天命先生

8 廖美香 李天命的「遺書」

1 楊日華 李天命的「二三事」

1 3 陳強立 啟迪眾生的哲道行者——悼念李天命先生

1 5 張家富 也不會是再不相見的——悼李天命老師

1 7 曾瑞明 香港的蘇格拉底——悼李天命博士

2 0 李天命詩文選

1 0、1 2、2 3 李天命著作扉句

2 6 張家富 整理 李天命著作年表

2 2 李天命於《明報月刊》歷年著述

特稿

2 4 傅曉 記錄及整理 國學智慧中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2 8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香港作家聯會「國學與人生」講座紀要

2 8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京都學派 唐詩別識

2 8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專訪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

文化綠蔭

3 3 胡燕青 搶得浮生半日閒

3 3 鄭夔子 盛唐氣象：重溫王之渙〈登鸛雀樓〉（上）

3 4 張欣 流年憶舊——小文

3 5 伍東林 未完成的聲部——與梁小曼的詩相遇在缺席中

萬花筒

3 8 彥火 我的老師我的母校

3 9 許連進 香港作家聯會沙頭角古蹟歷史深度一天遊感作

3 9 林青霞畫星星 青霞園地

3 9 文星星 名家手跡（李天命）

3 9 詩 李天命 無題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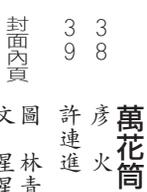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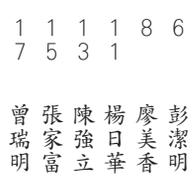
24



28



24



二〇二六年一月 總三十三期

專題

至道斯文

——追憶哲學大師李天命

陸離、彭潔明、廖美香、楊日華、
陳強立、張家富、曾瑞明／撰

當代著名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講師李天命先生，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辭世，享壽八十歲。本刊特別製作專題紀念，收錄多位與李天命交誼深厚的作者文章。

資深影評人陸離深情回望與李天命逾半世紀的交誼，細述這位睿智思考者鮮為人知的生活點滴。李氏專著編輯彭潔明則從編輯出版視角，道出李天命對學術著作一絲不苟的嚴謹態度，並記下相交二十多載的真摯情誼。

資深傳媒人廖美香談李天命的「最後一課」以及他的「遺書」。醫生楊日華從李氏二三事談一代哲學大師的天命傳奇。

原浸大宗哲系副教授陳強立就李天命的「哲道」思想提出一些個人觀察，以此紀念這位智者。張家富因奇緣成爲李天命最後一位學生，文中回憶二人各種高級閒話家常，並遁入哲思，銘記老師。

曾爲李天命學生及助教的曾瑞明憑藉近距離的相處和觀察，生動刻畫這位「香港蘇格拉底」如何以其獨特的思考方法和率真個性，影響一代知識分子。

——編者

「我記憶中永恆的李天命，應該就是『愛華居』時期『年少春衫薄』的李天命吧？」資深影評人陸離深情回望與李天命逾半世紀的交誼，細述這位睿智思考者鮮為人知的生活點滴。

——編者

緬懷「哲思劍俠」李天命小友

陸 離

李天命小友其實善舞。

我至今每天不定時跳來跳去簡單幾步「阿高高」，就是李天命教的。感謝李天命：這樣子幾步「阿高高」，加上我近年才學會的「拍打關節」，也就是我八十五歲之後的隨意運動了。

但是李天命自己呢？他晚年有繼續跳舞，做運動嗎？

為何他這樣聰明，這幾年會腦退化？（為何高錕也要六十多歲這麼早就腦退化？）李天命曾忠告：思考到了某處，無法思考下去，就要停步。無奈我至今逃不出這個桎梏！（但也許他確是有道理的。）

「年少春衫薄」的李天命

難忘也許始終是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大伙在九龍太子道，胡菊人與戴天的「愛華居」，頭尾那近三年的歡樂時光——我和「陸伯母」寄居在有獨立浴室的套房，胡菊人一房，戴天一房，《大學生活》半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石琪、陸離「羅漢請觀音」婚宴。後排左起：羅卡、張文祥、李天命、古兆申（古蒼梧）、黃子程、黃韶生、岑逸飛。前排正中：石琪、陸離。（陸離提供）



二〇一一年在「了閒道壇」，左起：石琪、壇主徐芷儀（李天命夫人）、李天命、章國明導演。（石琪提供）

月刊黃維波住工人房，《中國學生周報》吳平和大學生岑逸飛住客廳用書櫃間隔的書房，然後「友聯出版社」社長林悅恆，和大伙不同大學的同學：李天命、黃子程、古兆申（古蒼梧）、綠騎士……數十位「同頻」書友旋轉在胡菊人與戴天的磁場下，談天說地，不亦樂乎！

我記憶中永恆的李天命，應該就是「愛華居」時期「年少春衫薄」的李天命吧？

其後是李天命在香港電台主持了一個哲學節目——感謝他安排石琪和我參加了他的團隊。記憶中我並沒有正式討論過什麼，只記得一兩次飯敘，而我如常怕見人。

然後是我至今無能明白的「了閒道壇」。

李天命愛妻徐芷儀教授是乩手——我對她一直望塵仰止，記憶中從未正式交談。

卻難忘李天命曾說：他認為「廣播處長」張敏儀「好靚」，因為張敏儀有點像徐芷儀！

我去過「了閒」，感覺李天命坐在那裏純粹是一位「護花使者」，而他在「星球802」唯一的一朵玫瑰花，就是徐芷儀。

我曾研讀徐芷儀筆記下來的詩詞，感覺不可思議。尤其各位神仙風格相異，而筆記速度甚快，不可能由乩手自己即興撰寫出來。

最不可思議更尤其是即席揮毫！——我不懂書法，但覺悅目。亦離奇在善信要求寫什麼，就寫什麼。

（也遺憾我最終無能與李天命好像一九六〇年代那樣，淚目笑談「電腦科學、人工智能之父」艾倫·圖靈（Alan Turing）……是的，艾倫·圖靈說過：「我們四周，有各種不同的波，有些人收到，有些人收不到。」）

（作者為香港資深影評人。）

明

「但願天堂再沒有思生死的困惑，李天命先生能悠遊於思索與文字之間，秉持思方學與天人學的哲道。」作者曾編輯過李天命四本專著，並親歷過他對著作極為嚴謹講究的執著。悠悠二十多年相交，記下不少真情點滴。

——編者

願天堂沒有思生死的困惑 ——悼李天命先生

彭潔明

分散了的靈魂，必在愛中重合。

——李天命

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埔宏福苑發生五級大火，造成香港最嚴重的火災傷亡事故，令港人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正當眼前看着一幕幕火海、傷者罹難者的身影、親朋家屬的哭喊聲，焦急尋找親人等等畫面不斷出現之際；同一天，香港哲學家、被學界稱為「小李飛刀」的李天命先生安詳離世，享年八十歲。

這一刻，心情直沉到谷底！

數數日子，原來認識李天命先生已有二十多年。

日月星河滿載着人生的喜怒哀樂。回首在明報出版社及明報月刊出版社走過的那段日子，揮去記憶的灰塵，總有值得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嚴謹的作者 暢銷的神話

我在明報出版社及明報月刊出版工作期間，曾編輯過李天命四本專著：《從思考到思考之上》、《哲道行者》、《殺悶思維》、《不命名》。編輯李天命的書，絕對不能輕率，作為嚴謹的作者，他對自己著作的字句與排版極為講究，個別篇章更修改十多遍。每本即將出版的書在付印前，都必定親自到出版社作最後審閱、校訂。

最深刻記得二〇〇五年編輯《哲道行者》一書，因為要趕在這年七月香港書展前出版，也因為這部是李天命繼二〇〇二年《從思考到思考之上》後相隔三年出版的新書，李天命要親自跑到出版社編輯部看清樣校對，除了平常上班時間外，就連原本周六我不用上班的日子，他也不放過說要來看清樣稿。在看清樣稿過程中，他能一絲不苟地對每一個字的字距、間距、行距用間尺慢慢反覆仔細量度看看是否統一平衡規格，甚至連每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逗號、句號、破折號有沒



李天命送給作者的簽名本。
(彭潔明提供)

有用錯位置，時而放這又時而放在那，覺得放的位置不合適，改完又改……那時真的被他「太認真」折磨得透不過氣來。正如李天命自己說：「『哲道十四闕』這十四部書，沒有一部是我能夠讓它輕率出版的，每個用語乃至每個標點符號我都無法放過，真是沒有辦法。這又是只能用『怪癖』來解釋的了。」雖然是這樣，可每本書都是暢銷書，高踞各大書店暢銷書榜，一版再版三版四版，不斷再版……像《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由一九九一年第一版到目前最終定本出到逾七十版，被視為香港批判思維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巨大的影響力和價值

李天命十分低調。某年有一家報紙在顯著的版位刊出歌星王菲在飛機上全神貫注閱讀《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的照片，出版社市場部同事當然不放過任何宣傳推廣的大好機會，想順勢刊登廣告，可惜

最後被李天命婉拒。
李天命獨樹一幟的思辨哲學不單影響學界，也影響至電影。導演彭浩翔在創作小說《全職殺

手》（小說後改編成電影由杜琪峯和韋家輝執導，劉德華及反町隆史領銜主演，講述兩名殺手間的對抗與生存哲學）曾提及他認識的一位職業殺手，隨身一定帶着一本破舊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說其理論有助於談判與講數。這個不知是傳聞還是真實，但也反映出其作品對不同人群有不同層面的影響力和價值。

寫着寫着，腦海中又浮現出李天命的音容笑貌，回憶逐漸浮現：與他無數次通電話討論稿件，或在節目互致問候；他與太太徐芷儀邀請我與時任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先生、時任《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先生等人，到北角一家日本餐廳共進晚餐（這家餐廳至今仍是我心中覺得最美味的日本餐廳），飯後他親自駕車送我回家；又或是到他位於大圍家中作客聊天……那些時光，即時在腦海裏不斷重現。李天命說過：「只有對死亡的陰影豁達通透了，才能真正活在生命的陽光之中。」

李天命也曾說過：「逝世是正常的，無人能免逝去如風。如何面對死亡陰影而仍能豁達通透？箇中最能見效的功夫，就在於深心懷有天親意識。」生離死別無法改變，只有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但願天堂再沒有思生死的困惑，李天命先生能悠遊於思索與文字之間，秉持思方學與天人學的道路。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秘書長。）

◎

「李博士遺下的智與慧，讓我們相信自己似乎與他沒有天地相隔，可在茫茫宇宙間靈魂相依。」作者談李天命的「最後一課」以及他的「遺書」。

——編者

李天命的「遺書」

廖美香



李天命二〇〇五年四月在香港中文大學上退休前的最後一課。
(廖美香提供)

一代哲人李天命，遠我們而去，但我們不必過於悲傷，因為他早教會我們：神秘樂觀，生死如一。

在李博士出版的著作中，最普及的是至今重印了逾七十版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然而最重要的是《哲道行者》，該書除了談大家熟知的思考方法學（思方學）外，還有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宇宙人生觀（天人學）。

書中，李博士說自己在不少場合中都批駁過佛家的一些論調，指出這些思想所犯的毛病，但他同時又非常崇奉佛道神靈，指兩事並不互相排斥，可見以理性思維判教，亦可同時具有宗教信仰。

在一個附上，他說：「人們大都沒有早立遺言，突遭意外才嘸臚莫及。」他表明，即使在離去前還未來得及完成「哲道十四關」（預



當我的人生旅程到了終站，在離世的那一刻，我一生的思想透悟和心性功夫早已融入了全身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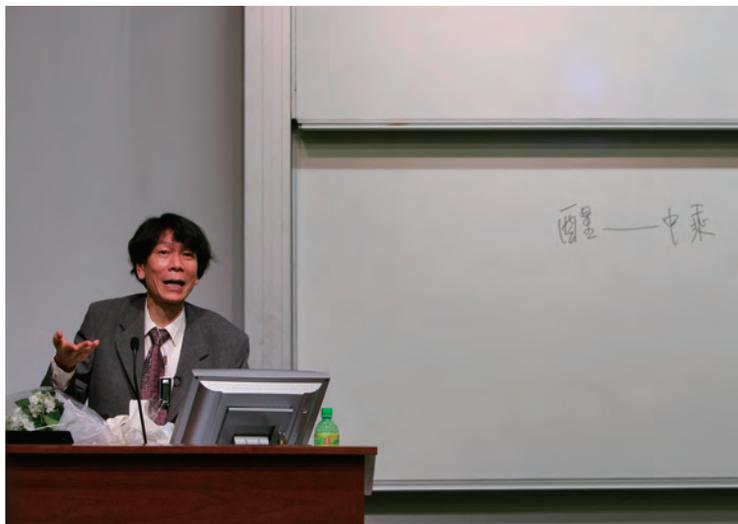
「如何可以面對死亡而不失寧定安然？」他預先留下這一段：

定出版的十四部著作），自己的思想總綱和機要精粹都已經在《哲道行者》裏全部呈交出來了。

就此而言，該書（包括內文和附注）可視作李博士的「遺書」，當中展示了其核心思想，包括生死觀。



李天命曾表明，即使在離去前還未來得及完成「哲道十四闕」，自己的思想總綱和機要精粹都已經在《哲道行者》裏全部呈交出來了。（廖美香提供）



李天命在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課上談中乘之道。（廖美香提供）

氣能量之內，而我全身的精氣能量則會凝聚入這存養已久的一念之內：

把所愛的人們緊抱入自己的心裏，
把自己的心魂交回到宇宙的懷中。

他認為，唯一能夠「降伏」對死亡的恐懼，是

在終極樂觀的基礎上擁有情感關係，包括友情、親情和愛情，「在茫茫宇宙間靈魂相依」。

我在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四日到香港中文大學旁聽他退休前最後一課，他當時談中乘之道，認為大乘陳義過高，小乘眼界過窄，中乘才最適當，還勸喻人們要具歷史宇宙視野，個人的煩惱就會少些。後來跟他聊天，他說是在上課前回中大路上才想到這個題目。「佛教有大乘、小乘，我來談中乘吧」，可見他的隨意、機智和靈睿。

他對人們（尤其學生）的願望是：好好掌握住思方學，自己建立起一套妥善的人生觀。一位學者一生真正用心思考的問題，只是「思、生、死」，遠離煩瑣學術討論，愛與學生和網友談天說地，參加過的均受益不淺。

李博士遺下的智與慧，讓我們相信自己似乎與他沒有天地相隔，可在茫茫宇宙間靈魂相依。我腦海中還響起他在最後一課走下講台前對聽眾說的一句話：「有緣再見！」

（作者曾任團結香港基金執行總編輯、《南華早報》中文網副總編輯、《信報月刊》副總編輯。著有《中港教育大融合》，譯著有鄒至莊《認識中國》。）

李天命著作扉句

哲道行者，佩思方劍，備天人琴。

哲道之行，從思考到思考之上，從人生戰場到

可安歇的水邊。

*

修練？苦行？

智慧慈悲樂天安命活過一生，

就已經是至高無上的修行了。

*

深情者，即使獨行，仍是同行。

*

放下自己，悲憫眾生，不去追求個人的解脫，

這樣你就解脫了。

*

活過，愛過，青春過……

不枉此生，藏於永恆。

——《哲道行者》



「天命兄是撲克牌沙蟹的高手，戰無不勝，據說金庸生前最喜歡找他玩沙蟹，屢戰屢敗。不知是否由於他的冷靜定力，天命兄也是飛刀高手，綽號『小李飛刀』……」作者談一代哲學大師的天命傳奇。

——編者

李天命的二三事

楊日華

認識李天命博士是在故友陳任的飯局，食家經常宴客，便結交了李天命夫婦，夫人徐芷儀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夫妻二人一直在中大任教，是我眼中一對不吃人間煙火的神仙伴侶。和天命兄聊天是樂事，他反應快而直接，說話一語中的，絕不拖泥帶水，和他的書一樣字字珠璣。《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一書當年風靡一時，至今出逾七十版。當年大學生及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本。據徐芷儀說天命兄寫書極花時間，每一句每一個字都仔細推敲，反覆修改，即使交了稿也會致電印刷公司修改。怪不得看他的書覺得流暢之極，如行雲流水，真是多一個字嫌多，少一個字嫌少。言簡意賅，傳達的信息卻絕不簡單，一定要慢慢咀嚼才明白。如此奇書，怪不得如此哄動。由於他的邏輯分析能力甚高，加上詞鋒犀利，辯論便所向披靡。當年在中和梁燕城的辯論，只用了幾分鐘便抓住對方邏輯上的破綻，穩操勝券。

天命傳奇

在飯桌上他和我們分享了他贏得一場交通官司的經歷，不講不知，天命兄是飛車手，但卻從來沒有交通意外。一次他被控告違反交通條例，他不服，不認罪，選擇出庭辯護。聽他的描述，眾人都覺得他的贏面不高。開庭審訊時，他嫌律師說得不夠清楚準確，最後選擇自辯。一般這些交通官司，法庭一天可以處理十多宗。但天命兄用了一整天，最後勝訴，獲判無罪。由此可見他的雄辯猶勝律師。除了清晰的邏輯思維之外他又十分冷靜，可以做到完全不露情緒波動的痕跡，所以他是撲克牌沙蟹（又稱梭哈）的高手，戰無不勝，據說金庸生前最喜歡找他玩沙蟹，屢戰屢敗。不知是否由於他的冷靜定力，天命兄也是飛刀高手，綽號「小李

李天命著作扉句

沒有學識只是無知，
拙於思考卻是愚蠢。

*

有病要醫治，無事不開刀。
思考的要務在於解決問題，
而不是去製造多餘的問題。

*

大人犯大錯，
小人犯小錯，
準時的人準時犯錯？

*

愛是最根本的相依為命——
在茫茫宇宙間相依為命。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成功的教育能有效地提供人生的裝備，同時
令人在學習過程中享受人生。

失敗的教育不能有效地提供人生的裝備，同時
令人在學習過程中浪費人生。

*

不怕重複，只怕你不會妙用。思考方法就是
如此。

*

當今資訊氾濫，以前須要學習要看什麼書，
現在須要學習不要看什麼書。

——《殺悶思維》

飛刀」。很多人不相信，不斷向他挑戰，當然全部
繳羽而歸，哲學大師「小李飛刀」真是我們這一代
的傳奇人物。

徐芷儀教授家學淵源，國學修養甚深。一次有
一位收藏家朋友請我們到他家吃飯，在客廳掛了一
些古畫及字畫供大家欣賞。看到一幅字畫，徐芷儀
便立即認得是文徵明的書法，而且由於一些字體上
的細微變化，指出是他什麼時候的創作，大家聽得
神往，佩服不已。

幾年前得知天命兄患有認知障礙症，分外震驚
及傷感，一代邏輯思維出眾的哲學家也無法避免腦
退化的殘酷現實，不管腦袋曾經多強，亦無法將此
病逆轉，最後天命兄的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他人照料。
可幸他夫婦二人身邊有一群中大舊門生，對二人照
顧有加，替他們張羅料理平日的生活瑣事，讓天命
兄可以安詳地離去，在此祝願故友一代哲學大師一
路好走。

（作者為腸胃科專科醫生。）

◎



「哲道思想是李生留給世人的非物質遺產，有緣人修習哲道，能成就智慧逍遙的人生。」作者就李天命的「哲道」思想提出一些個人觀察，以此紀念這位智者。

——編者

啟迪眾生的哲道行者 ——悼念李天命先生

陳強立

我認識李天命先生（下稱「李生」，這是學生們對他的尊稱）始於修讀他教授的「思考方法」通識課。上課第一天，一個能容納百餘人的教室座無虛席，同學們等了好一陣子，只見一位三十來歲、身上帶着一股英氣的漢子步入教室，快步走上講台，這是我對李生的第一個印象。當天上課的內容已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授課時的風采。他講課，思路清晰，言辭幽默機智，總能令人有茅塞頓開之感。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當天上課的情景，如今仍然歷歷在目，只是斯人已逝，想來令人神傷。

李生是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個傳奇，他不僅僅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演講家、辯論大師和詩人。他很多方面的成就都值得我們景仰和懷念。在這篇悼文裏，我除了以學生身份表達對李生的懷念，還欲就他的「哲道」思想提出一些個人觀察，以此紀念這位智者：他啟迪千萬眾生，為那些被思想枷鎖所束縛、為生死問題陷於無盡煩惱者，指明了解脫之道。

持劍負琴 藏於永恆

哲道乃李生所創；其畢生學問，亦歸結於此。哲道含有兩個核心部分——思方學（思考方法學）與天人學（宇宙人生觀）：前者探索思考之道，後者探索生死之道。李生以劍喻思方學，以琴喻天人學，謂：哲道行者，當佩思方劍，常備天人琴。思方劍能刺穿一切迷昧、胡混與空廢之辭，破斥所有邏輯顛倒、胡亂推理、肆意詭辯之論（詳見李生的著作，細節從略）；如此一來，修劍者能臻客觀透明、真實、不自欺之智境。天人琴能消除世人諸般煩惱，例如因追名逐利、失戀、嫉妒、自卑、

李天命生平

香港著名哲學家、作家及詩人。

1945年生於香港，成長於九龍城，1968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他於1975年起回母校中大任教，講授數理邏輯，專精思考方法與天人之學，直至2005年退休，任教長達三十年。李天命擅長將高深玄奧的哲理講得如敘家常、通透易懂，退休後仍持續演講與寫作，對學術界與大眾啟蒙貢獻良多。

李天命的哲學核心源自英美分析哲學的「思考方法」，主張人生三大問題依序為「思、生、死」，強調必須具備確當的思考作為先決條件，才能妥善處理生死問題。

其著作甚豐，代表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累印逾七十版，被視為香港批判思維的經典；他將其主要哲學著作統稱為「哲道十四閱」，包括《哲道行者》、《從思考到思考之上》、《破惘》及《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等。此外，他也出版過收錄六十首詩篇的《寒武紀》，展現其理性之外的文學才情。

2025年11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八十歲。

(本刊資料室)

空虛、憂老畏死而生出的煩惱，能撫平人間各種悲痛苦憾（詳見李生《哲道行者》第二主題篇〈天人學大要〉）；習琴者善忘憂、樂天安命，通於慧境。古往今來，諸多哲學與宗教思想，皆旨在消除世人的思想迷霧與煩惱。哲道與它們的分別在於，哲道提出一套完全合乎理性並且切實可行的功夫（思想進路）來實現上述目的：修思方劍、習天人琴，入智慧境。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修習思方劍，入客觀透明、真實、不自欺之智境，從而破除思想的迷霧，不受困惑。至於天人琴所論，皆是人生至理，例如：「不論第一第九智愚美醜，不論名成利就還是一無所有，我們都是自己人生故事裏的主角、中心、第一身」；「物件可毀，事件不毀」；「智慧逍遙但不快樂、精神焦慮心靈空虛，沒有可能」等。有關哲理沒有思方破綻，要看出這一點不太難，但

要知道它們的重要妙用則需要深刻體會。

哲道思想是李生留給世人的非物質遺產，有緣人修習哲道，能成就智慧逍遙的人生。如今這位令人景仰的哲道行者雖已離去，但是他「持劍負琴」的往事卻長存宇宙，藏於永恆。正是：

手持思方劍

腳踏天人琴

智劍除虛妄

琴弦渡眾生

（作者曾任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中心副主任，以及汕頭大學全球研究中心教授及整合思維課程主任（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一）。



「在他看來，孔子與蘇格拉底之要，便是高級閒話家常；而天南地北東拉西扯，到頭來，也總扯得上哲學。」作者因奇緣成爲李天命最後一位學生，文中回憶二人各種高級閒話家常，並遁入哲思，銘記老師。

——編者

也不會是再不相見的 ——悼李天命老師

張家富

那天晚上，凌晨一時許聽到來電，感覺不對；見是看護電來，更不對勁。接起，「李先生不好了。」「我現在過來。」無常有常，這一天終歸到了。

再匆匆，路上還是憶起許多。初識已在他退休好幾年後，那時，我才念大學不久。起先是通電話；後來，「有空來我家坐坐。」他吩咐。由是，教人意外的，成了老師最後一個學生。「也許這就是緣份吧。」師母那麼說。

坐而不會不論道。但哲學以外，有的是閒話家常。其實，界線本來亦不甚分明吧。在他看來，孔子與蘇格拉底之要，便是高級閒話家常；而天南地北東拉西扯，到頭來，也總扯得上哲學。比如，就記得他提示：多與大自然接近，特別是原始、磅礴的景象，或多觀察生命，看生物紀錄片——「如此可漸與天地合一，超越個人之執著，破生死關。」不過，思考第一式，「生物紀錄片」是什麼意思？反正他看的，不都是一般人想的那種。曾經，有一張他收藏的光碟，標貼了個「魚」字。我好奇，「這是什麼？」「好東西。播來看看。」原來，錄下了一集《魚樂無窮》——直播熱帶魚在缸中游泳的。那玩意，他居然能賞上半天。

「像這樣觀察生命，不嫌悶得殺生太多？」我問。偶爾，會逃到他的書房，翻箱倒櫃，掀掀藏書。一次，看中了幾本，朝外便喊：「我能拿走這些嗎？」還未捧出「這些」去，就有應答，「我不知道你說拿什麼，但什麼你都可以拿。」半晌，見他探進頭來：「拿些什麼沒所謂，我只怕你撞到而已。」這便是那年月的好光景。只後來，日差一日，不住地淡褪。

抵了醫院，見最後一面，想起的是從前一席話。聽老師講

過，在某個墳場的門口，有這麼一副對聯——

今夕吾軀歸故土
他朝君體也相同

「這對聯，可以在三種不同的方式下被了解。」

一、它表現了一種「人生到頭一場空」，或《傳道書》所謂「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的觀點。這種看法，是最低的一種。

二、它表現了一種帶有幽默眼光看人生的態度。這態度可能含有一絲嘲弄無奈的意味，但那嘲弄卻沒有「怨尤」、「冷諷」的成份。這種看法，比上一種要勝一籌。

三、想到自己最愛的人，以及歷代仁人聖哲、英雄豪傑，都「殊途同歸」，因而對生死採取一種平和的態度，從容接受的態度。這種看法最高，最通透。

於是，像他說的，沒有失儀失態的嚎啕大哭，沒有失去宇宙信託的終極絕望。「宇宙是一齣神聖的悲喜劇。」只不過一幕聚散，到底，演到尾聲了。「再見，老師。」也不會是再不相見的，我相信。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

明

李天命著作年表

出版年份	書名	出版社
1972年	《存在主義概論》	大學生活出版社
1981年	《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	青年書屋
1991年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明報出版社
1996年	《破惘》	明報出版社
2002年	《從思考到思考之上》	明報出版社
2005年	《哲道行者》	明報出版社
2006年	《殺悶思維》	明報出版社
2007年	《寒武紀》（增訂本）	明報出版社
2020年	《不定名》	明報月刊出版社

（張家富整理）



作者與李天命先生的師生情緣，始於中學時期接觸《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其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並成為其助教。憑藉多年來近距離的相處和觀察，生動刻畫這位「香港蘇格拉底」如何以其獨特的思考方法和率真個性，影響一代知識分子。

——編者

香港的蘇格拉底 ——悼李天命博士

曾瑞明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資料圖片)

那時我還是一個中二學生，有同學問我知道李天命是誰嗎。同學是基督徒，分享當中一個論證：上帝能否造一個他不能搬起的石頭。若不能造，他非全能。若不能搬，也非全能。忽然思維世界開放了一個大空間，急請媽媽給我幾十元，買了一本《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首次看到邏輯符號，還有註腳。要知道，這是一個只看過金庸和衛斯理的少年不能想像的。

更不能想像的，是像李天命（下稱李生）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會分享他學飛刀、賭沙蟹的經驗。更難以置信的是他說自己少時很野蠻，會打架，會撒尿在自己的飯上——簡直是俠士——「狂士」或者更準確了。但他又在書中分享他對詩和對哲學的看法，武俠世界跟學術世界竟然接上了。

後來我真的進了中大哲學系，不是白紙一張，我是或明或暗地跟着李先生給我們描畫的「哲學藍圖」去體驗哲學的：哲學是浪漫的，是對人生的探索。大學是自由的，可以讀邏輯但也是戀愛時間。別忘記，李生的愛情哲學觀是很受歡迎的。最後，還跟李生一樣寫詩，故還加入吐露詩社，寫寫哲理詩。李生還寫了一本《存在主義概論》，我們當然也要讀讀沙特、尼采。我知道我不是孤例，李先生影響或「荼毒」下一代，絕對是「入骨」程度的。

《語理分析

的思考方法》則是幾乎每個哲學系學生都會知道的著作。即使未讀過，也對「思考三式」琅琅上口。先要弄清字詞意思是什麼，然後問有什麼理據，再問還有什麼可能性。很簡單，但也很實用。大家在哲學導修課總會用上幾招，後來發現有人濫用，也明白哲學思考要有更多技巧和學養支持，才沒那麼珍而重之。然而，後來自己教思考方法，還是會教學生這三式——可見李生提煉精華的功力。

大二時真的可以上李生的課了，記得那課是「哲學分析」。對他的講授內容幾乎全忘（但公平地說，對其他老師的課也是），但卻記得他屢屢提到現在的哲學是墮落的，沒影響力的，只是學術遊戲。真正的大哲是耶穌、釋迦等人物。對於才剛對哲學「上力」、「投入」的人來說，這無疑太不「啱聽」了，我還想上研究院啊。現在，卻真切明白李生雖受分析哲學訓練，卻能對分析哲學和整個哲學的深入大膽的反思，他提出「哲道」，指出哲學不是一純抽象理論，不是抽象真理，而是跟人生和文化接軌。這其實與美國分析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所講的「後哲學文化」異曲同工。後哲學文化是羅蒂提出的一種文化理想，主張應擺脫尋求普遍真理的企圖，而以對話、語用、敘事與創造力作為文化進步的方式。哲學退居為文化的一種聲音，而非裁判或基礎。而李生的哲道，跟牟宗三先生所說的「生命的學問」相應。

因材施教

當時有師兄說李生的課沒東西學，我也半信半疑。的確，他沒有投影片也沒筆記，表達隨意，甚至遲到。但現在回想，他是另一種教者，甚至是現已失落的真正教者。教者的意思是根據學生狀況、悟性和根基去施教，而非機械式、罐頭式販賣知識。修李生課的人，非哲學系的往往比哲學系的還多。而李生跟學生對話時，總會問對方名字，我當然是「阿明」了。但這個「阿明」若非哲學系學生，李先生就會用另一種語言去溝通。但在哲學系學生耳中，那解述仍是十分正確的。「因材施教」正是這個意思吧。

哲學系的課多在新亞書院，課後大家就會在新亞餐廳續談，五湖四海的人走在一起。大家當然想聽李生多講，但他總會禮讓，況且他往往要「食一支煙」。這個情景，就沒有什麼「學術明星」、「不可一世」和「逢佛殺佛」的聯繫，反而像見到活生生的蘇格拉底在思辨、討論和解惑。當然，李生從沒有說他怕老婆。

完美主義

二〇〇三年，我也真的如願入了研究院，有時又會感到李先生所說的太淺、不夠學術，漸漸遠離他的框架和影響。但不記得是我主動爭取還是巧合，



我做了李先生課的助教。李生那時候還很受歡迎，我目睹人們怎樣朝聖，上課前半小時已有人來「霸位」，準時的也可能要坐在地上。最誇張的一次，是李生遲大到，學生癡癡地等。等了四十五分鐘。李生來了，解釋他為何遲到，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我記得他說能控制在睡夢中不流口水、扶乩^{ABC}，還有他最愛吃太太煮的原味出前一丁。這完全跟哲學研究扯不上邊，但我仍記得，因為有血有肉。

他也會提及他那永遠都未寫成的一系列著作。最近讀英國哲學家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傳記，發現跟李生也有近似之處，他們強於分析，也持完美主義，過清教徒式的簡單生活。帕菲特有如強迫症地拍攝某些城市，李先生則時時提及自己深宵看國家地理電視節目，看老虎如何捕殺獵物。李先生當然會順便「踩哲學幾腳」，說看電視比讀哲學還有益。這樣說可能尖酸，但我相信是他真心所想。況且他待人極寬，我作為助教，入錯分，犯了錯。他在電話着我直接入他辦公室，在電腦系統改正即可。首次和最後一次入他辦公室，有什麼？什麼都沒有，地下一大堆信件。兩種解讀，一、他極瀟灑；二、他對哲學系全沒歸屬感。

李天命現象的反思

現在回想，能夠如此表達自己實在難能可貴。李生是一個真人，他有可愛也有可爭議處。而李天

命現象則是一個運動，它是香港在相對自由環境時追求的一個獨立思考、求真的訴求，這的確提高了民智和公民意識。李生也對大學日趨管理主義、精英主義充滿不屑、哲學的墮落只是其中一個小部分。李天命現象本身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設性的。然而，李天命現象包括有人把李生當成神，但正如李先生自己所說：「神像之所以特別高大，原來只因大家都俯伏在地上罷了。」若你平等地跟李先生談天，你只會看到一個幽默、可親的智者。

後期李先生的聲譽不像過去那麼高，這當然是因為他一些言論，也許因為時代已變化了，價值和口味也改變了。現在管你有李先生的口才，也未必能吸引拿着手機的學生。吾愛吾師，但我認為有李生常在言談間說腦袋只拿來思考，不拿來記事實。的確，思考處理的是推論、和找出錯誤的推論（即謬誤），而訛誤則是錯誤的事實陳述，非關思考。這區分重要，但重思考輕事實的態度，其實也會造成誤判。畢竟思考不僅僅是邏輯或語理分析，而是對世界與社會的正確和多元認知。

但沒有李生，可說也沒有今天的「阿明」。我願意永遠把李生看成是香港的蘇格拉底。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李天命先生以其獨特思維方法享負盛名，其詩文創作同樣蘊含哲理、耐人尋味。本刊特意選輯其珍貴詩文篇章，緬懷其人其文。
——編者

李天命詩文選

李天命

忘鄉

穿過幢幢的樹影、彎轉的山徑，我們一群人摸黑到了海邊。那裏沒有渡船，我們也沒打算在這時刻渡過對岸。於是我們就坐在石砌的堤岸上。有些人開始唱歌，有些人在說笑，有些人用力把石塊擲在堤石上玩耍，濺出幾點火花，瞬間消失在廣大的黑暗裏。而我，靜靜地坐在一旁，覺得自己好像不屬於這地方，而是一個來自遠方的異鄉客。

今晨，當我還在沉沉的睡夢中，我躑躅在一個懾人的境遇裏。那裏的山沒有腳，河沒有頭，海沒有心。我俯身拾起石縫中一朵白色的小花，發現那原來只是一個譎異的笑容。笑容如花綻放，我向裏面窺望，看見自己是一個寫在雲端上的故事，當風來時，我的身體就消失在如浪的群山之間。

但現在我不是好好地坐在堤岸上嗎？他們仍在那邊，仍在唱歌、說笑、擲石。不過，我是怎樣來到這裏的？是誰把我從沉沉的睡夢中喚醒？是誰指引我走這一段陌生的旅程？是誰，在我身旁卻把面容隱在雙手的後面？

沒有回答。我凝神傾聽，只有海濤的洶湧，天心的沉默；稀微的星光，隱約的漁燈，在無限的黑暗中探測自己的身影。但當晚風從我的髮際掠過，我就感覺到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聲音，那遙遠又彷彿在耳邊的召喚——雨季已過，現在該是動身的時候，你已耽擱太久。

是的，我實在已耽擱太久。我本來一直在尋找，已經過了好多個好多個世紀。當諸星還沒有成形，我已茫然走在漫長的旅途上。是什麼使我徘徊？也許是路旁的一株小草，也許是山邊的一朵輕



春之暗瘡*

李天命

冬去了，春天來了。春天是撩人的。在這撩人的日子裏，情人，我更加想念你……

你的柔髮，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你的腰肢，你的呼吸……都是春天。

春天是花瓣的季節，是翅膀的季節，是歌聲的季節。春天，是愛情的季節。

但明天是黑色的，是審判日。（他們說）

可是我知道，此刻的太陽和大海、獅子和小鳥……都在勇敢地戀愛着，而且激越。

微笑出你的愛情吧，戀人，明天就會為你而改變，你的華彩就會羞紅那黑色的謊言。

* 原名：春天的戀歌

沙漠與星空

其一：沙漠

荒涼之美
莫過於
沙漠

沙漠之美
莫過於
在絕望的深處
隱藏着
綠洲

其二：星空

死亡的秘密
葬於黑夜
黑夜的秘密
藏於星空

一切有生之類
莫不仰望
一切無生之屬
莫不仰望

宇宙森然
眾星穆穆

（詩文均轉載自李天命著《李天命詩集——寒武紀》（增訂本），香港：明報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雲，叫我駐足。也許都不是。我的記憶已經封塵。但我深深知道，當我浪跡過重重的山野，當我的手腳被荊棘刺傷、痊癒、又再刺傷，當我的鞋邊已繡滿苔痕，當我在無意間仰首，我會驀然驚覺，你一直靜悄悄站在我的面前。在你的眸中，我將看見自己的顏貌。我將發覺，原來我就是那途中的群山，路上的荊棘，鞋邊的青苔。原來我就是那洶湧的海

潮，那稀微的星光，那隱約的漁燈。原來，這一切也就是你。於是我不禁啞然失笑，懷疑自己剛才究竟做了些什麼。剛才？剛才我在諸天之間流轉。剛才我攀越過重重的山野。剛才我摸黑走到海邊，坐在堤岸上，幻想自己是一個來自遠方的異鄉人。

◎

李天命於《明報月刊》歷年著述

篇名	出版期數及備註
忘鄉	一九七七年二月號
語言分析的思考方法	一九八〇年一月號（經修改增補後已為《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第一篇）
思維方法與獨立思考——導論 篇：思想的開啟	一九八七年八月號（已編入《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神不存在?!——哲學家李天命智 鬥神學家韓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號（已編入《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思辯與宗教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月號（已編入《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思考與心魔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月號（已編入《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古老土的秋思（外一章）	一九九三年九月號
獨立思考：批判思維——謬誤剖 析序論	一九九四年一月號
思考的批判，批判的思考	一九九四年二月號
李天命給潘耀明的意識流長 信——兼論批判思考與創意思維	一九九四年三月號
特異思維研究報告	一九九四年四月號
特異思維研究報告後記	一九九四年五月號
思、辯、刺、練	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月、十月號
夜語三章	一九九八年三月號（已編入《哲道行者》）
思考三式 vs 三大盲潮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月、九月、十一月號（已編入《從思考到思考之上》）
人生小語	二〇〇〇年十月號
人文動物園童話	二〇〇一年五月、六月號
思方拆土輪	二〇〇一年九月號（曾編入《從思考到思考之上》）
哲學衰微哲道生	二〇〇三年八月號（已編入《哲道行者》）



篇名	出版期數及備註
李天命斷片一——天嬰	二〇〇七年一月號
李天命斷片二——宇宙之子	二〇〇七年二月號
李天命斷片三——動物園	二〇〇七年三月號
李天命斷片四——無上諦聽	二〇〇七年四月號
李天命斷片五——向無定向	二〇〇七年五月號
李天命斷片六——失樂園	二〇〇七年六月號
李天命斷片七——見	二〇〇七年七月號
李天命斷片八——不樂而足	二〇〇七年八月號
李天命斷片九——禍福	二〇〇七年九月號
李天命斷片十——鐘	二〇〇七年十月號
李天命斷片十一——圓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號
李天命斷片十二（完）——境 三段論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號
天琴四要——《智劍與天琴》 引語	二〇一〇年四月號；復載於《MING 明日風尚》二 〇一〇年八月號
懶慧主義與獨立思考	二〇一一年六月號（李天命曾有言：「拙作《智 劍與天琴》寫了大半，本文是此書首篇第一第 二兩節的初稿。」）
念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號

李天命著作扉句

心結能夠化除就最好，但如果實在無法化除，那就不妨順水推舟，利用心結作為動力，去達到成功。

*

人生如同乘客在火車上，火車會走到哪裏，不由乘客控制，但在車廂內乘客還是有些自由的。

——《破惘》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由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主辦，《明報月刊》、《文綜》、字遊文化合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的「國學與人生」文學講座，吸引不少市民到場參與，場面熱鬧。是次講座內容豐富多元，多位本地知名學者分別就饒宗頤與周策縱的大師風範，以至孔孟儒學及禮樂教化的現代價值，展開深入探討。講座內容既富哲理，又見解精闢，在緬懷學術先驅之餘，亦為經典義理提供新穎的當代詮釋，為市民在紛亂世態中尋找生命價值及心靈安頓，帶來啟發。

——編者

國學智慧中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香港作家聯會「國學與人生」講座紀要

傅曉 記錄及整理

「國學」二字不僅是經典書籍中的文化內涵，更是時間長河反覆淬煉出的人生智慧。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由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主辦的文學講座《國學與人生》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邀請到多位著名學者包括李焯芬教授、陳致教授、單周堯教授、黃坤堯教授、潘銘基教授、張雙慶教授，與大家暢談國學和人生的意義。

今次是香港作家聯會第一次與中央圖書館合作舉辦國學主題的講座，儘管是周末，仍然有很多市民踴躍報名參加。除了講者星光熠熠，很多重量級學者嘉賓出席。

現代生活節奏迅速，無時無刻不被資訊所淹沒，但關於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總是人類不斷追求的答案。本次講座主持、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



「國學與人生」講座。圖左起：總結嘉賓張雙慶，主講嘉賓單周堯、李焯芬，主持潘耀明，主講嘉賓陳致、黃坤堯、潘銘基。



學（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希望，今次各位大家對國學的卓見和分享，能夠有所啟發。

潘耀明也透露，很早以前他所主編的國學雜誌《國學新視野》，旨在弘揚中華文化，自二〇一一年三月創刊起，即獲國學大師饒宗頤、余英時、馬悅然、金耀基等專



學者與聽眾分享國學精髓。

輯潘耀明先生在致辭中引述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話：「在目前紛擾的人類社會拯救二十一世紀人類，只有中國之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法。」
儒家思想和佛學都是國

家學者之鼎力支持，不少在座的專家都有為其寫稿，反響極大，後來因資金問題而停刊，他希望這個雜誌能恢復，從而搭建一個國學傳播和教育的平台。

李焯芬：饒宗頤先生的敦煌緣



第一位演講嘉賓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李焯芬館長，演講的題目是「他生願作寫經生——饒宗頤先生的敦煌緣」，講述了二十二歲的饒宗頤先生在協助葉恭綽先生編

《全清詞鈔》時，在其家中見到一些敦煌文獻，從此對敦煌產生濃厚的興趣，開始研讀敦煌文獻。「他生願作寫經生」來自饒老一九八〇年在敦煌考察，離開前寫下的〈莫高窟題詩〉：

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
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

李教授表示，饒老一生與敦煌有深厚情誼，投入大量心血支持敦煌學研究、人才培养及石窟保育，畢生情繫敦煌。他當年悉心輔助的許多中青年學者的成長，這些人其後都成了敦煌學的翹楚，甚至是明星級學者，敦煌學也逐漸變成了顯學，人才輩出。令饒老在晚年頗感安慰。

李教授認為，饒宗頤教授畢生追求學問，不為

金錢動心，不為權力動心，這句詩恰好形容了他對敦煌文化藝術的深情厚誼，更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極具承擔的精神。

陳致：周策縱教授的詩意人生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教授則是以漢學大家周策縱先生為例，講述他的詩意人生。周策縱先生是國際知名漢學大家，文史哲藝

無所不窺，學貫中西，一生經歷豐富，充滿傳奇色彩。他的學術成就毋庸置疑，更令人讚歎的是他的詩作、書法中展現的對美學的認知，以及推動國際紅學和海外文學的非凡成就。

受周先生之托，陳致教授將其收藏的部分名人字畫、書信和手稿捐贈給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並將其部分詩作出版《周策縱舊詩存》，書信則整理成書《周策縱論學書信集》，當中更讓他感到周先生的直率詼諧，陳致認為，周策縱先生的詩意人生告訴大家，詩意不在遠方，而在治學與生活的交融中。

單周堯：孔子影響中國人的人生觀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單周堯教授講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如何影響中國人的人生觀和



價值觀，他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是孔子。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所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談到「國學」，單教授認為離不開孔子的儒家思想。他以南宋文天祥為例，這位忠於社稷、以身殉國的大英雄，平生服膺儒學，以仁義為本，他在衣帶中遺言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黃坤堯：人生禮學，禮學人生



孔子重禮，一生踐行貫串。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黃坤堯教授的演講主題是「人生禮學，禮學人生」他認為，「六經皆禮」，更能悟識孔子學說的精粹——其中，

《易》學探討天道陰陽的法則，《春秋》道名分也就是君臣上下的法則，《詩經·關雎》「以色喻於禮」，《書》則記錄人事興衰的法則，《禮》《樂》相互為用，着重有節。



黃坤堯教授解釋，禮是人類社會規範行為的形勢，一個人可能不需要行為規範，但只要有人與人相處，都存在一種相互的關係，進而至於面對家族宗親、國家民族、國際社會，以至對待天地鬼神、自然世界及萬物生態的存在，其實都有嚴格的制約和規範，可以是自然規律，也可以是約定俗成，甚至更被訂為道德和法律，都不能有所違反，否則一定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工夫，都是禮的主要內容，終身學習，力行不殆，而特別着重實踐。

潘銘基：孔子人生旅途的抉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潘銘基**教授的演講主題為「《論語》與人生」，他引用宋代程頤說：「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意思即是，《論語》和《孟子》這兩部經典，並不是聽聽就罷，而是要讓經典內容真正滋養生命、指導行動。

潘銘基以《論語》中的故事，從五個角度、五個階段探討了孔子在人生旅途上的取捨與抉擇，包括了富貴如浮雲、子見南子、隱士招攬、歸魯教學等。「富貴如浮雲」是孔子面對金銀財帛時的態度，取之合義則但取無妨，不合義者則不取之；「子見

南子」是孔子在衛國見靈公夫人南子，乃是欲伸救世抱負的屈曲；儒家積極入世，遺世獨立絕非儒家初衷，「隱士招攬」的故事中，公山弗擾、佛肸皆曾請孔子出山襄助，孔子雖曾心動但皆不往；「歸魯教學」是孔子在在周遊列國十四年回到魯國，但君主沒有加以重用，加之以孔子年紀漸大，遂不出仕而專求教學上的努力，正是孔子面對困境時放棄的精神特質。



講座最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張雙慶**做總結，張教授表示，每個講者都從獨特的角度和很高的格局分享了對於國學和人生的感悟，五個講者可以分為兩部分，李焯芬教授和陳致教授的演講從人物入手，饒宗頤先生和周策縱先生都是國學的代表性人物，從他們兩位身上，更能感受到國學是綜合性的、集大成的，這兩位大家都不是片面的集中在某一個領域，而是非常廣泛涉獵很多學科。後面三位講者單周堯教授、黃坤堯教授、潘銘基教授則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主，單周堯教授更偏重文學的欣賞，從中體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黃坤堯教授重視「禮」，潘銘基教授則是從孔子本人的人生際遇來闡釋國學和人生的奧義。

（本文圖片由香港作家聯會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二〇二五年五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系舉辦「我歌月徘徊——李白與中國歷史國際研討會」。會議邀請得海內外多位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來港，其中包括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川合教授乃當代日本研究中國唐詩的權威，並於二〇二五年十二月獲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此為日本學術界極高的榮譽。其著作的中譯本有《杜甫傳》、《白居易傳》、《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中國的戀歌：從〈詩經〉到李商隱》等，本刊派出特約記者專訪川合教授，內容主要圍繞他近年在中國出版的著作，並會談及他與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柯慶明等多位著名學者的交往。

——編者

京都學派 唐詩別識 ——專訪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日本視角下的陶淵明、杜甫、白居易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最近您的《杜甫傳》中文版面世，書中不少新穎的角度去切入杜甫的詩作。如您發現杜甫描寫動物和植物時，是不帶寓言性的。「去寓言性」的書寫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

川合康三（以下簡稱「川合」）：這種「寓言性」的寫法，是中國傳統文學裏感知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其中受到儒家文化強烈的影響。這造成了中國人看待事物時，多是以某種固定的方式去感知世界。例如，菊花、梅花、松樹、柏樹，這些植物在中國文學裏，本身已經有很濃厚的儒家色彩了。但杜甫不一樣，杜甫看世界，能夠直視世界的本質。透過杜甫的詩，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世界觀。杜甫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所以中國人往往把他跟儒家思想聯繫起來。但是，杜甫的思想廣度很闊，自由得很，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他作品裏還有其他的東西。韓愈不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嗎？但只要讀一下韓愈的詩論，便會發現裏面有破壞世界的說法，那就不是儒家的東西了。關於



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

「去寓言性」，中國的韓愈與晚唐的李商隱都受到杜甫的影響，可見其對後世影響之大。而比起帶有寓言性的寫作，「去寓言性」的書寫往往需要更高的藝術技巧。



點來談。您似乎很看重杜詩富幽默感這一點，為什麼呢？

川合：白居易很受杜甫的影響，但白居易不太能明白杜甫自嘲的心態，不理解杜詩那種漫畫化的處理。同樣是以誇大的想像來救濟窮人，白居易和杜甫的處理方式便很不一樣。杜甫想像犧牲自我，並且陶醉於此，同時他亦嘲笑那個陶醉於自我犧牲的自己。這裏面產生了一種幽默感。詩中好像出現了雙重自我，另一個自我在冷靜地凝視、嘲笑那一個幻想着拯救世人的自我。白居易不會這樣。杜甫



二〇二五年二月，由川合康三著、楊鯤鵬譯的《白居易傳》（左）及《杜甫傳》（右）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杜甫傳》裏，您分析到「茅屋為秋風所破」，有別於一般學者強調詩中那份「推己及人」的精神，您特別拈出幽默感這一點，為什麼呢？

這種幽默的風格主要由韓愈繼承下來。

李：您的《杜甫傳》、《白居易傳》寫到兩位詩人時，注意到他們都喜歡以生活的瑣事入詩。這種以生活瑣事入詩的寫法，似乎可以上溯至陶淵明，然後是杜甫、白居易，宋代詩人又繼承之，對嗎？這種寫作的取態意義何在？在這條脈絡裏，各人的寫法又有着怎樣的發展？

川合：一般來說，陶淵明被視為隱逸詩人的代表。其實隱逸以外，陶淵明還有多重的文學意義。像上面提到的漫畫化，杜甫就是從陶淵明那裏學來的。陶淵明以前，中國文學很少人寫個人生活的，而陶淵明就寫了很多，著名的如〈責子詩〉，寫他的幾個兒子。陶淵明以後三百年也沒有什麼人再去寫自己的孩子了，直到杜甫的出現。杜甫不但寫孩子，還寫妻子，在他以前，沒有什麼詩人寫過。陶淵明和杜甫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的題材，這就是他們書寫生活的意義。很多人說，中國古典文學著重寫實，而西方擅寫虛構。這基本上是對的。但中國作家對於現實的取材不是一開始就固定下來的，而是透過陶淵明和杜甫等詩人的努力，而拓展出來的。

李：日本人對陶淵明、杜甫、白居易的喜愛程度如何？

川合：日本人滿喜歡陶淵明的，主要是喜歡他隱逸的這一面，給人一種閒適自在的感覺。至於杜

甫，日本的讀者很敬佩他的為人與胸懷，他那種認真和誠懇的態度。然而，主要就是在人格方面，而無關乎他的文學水平。至於白居易，很多中國人以為日本人特別喜愛他，這只是部分是對的。一般而言，在接受外國文化、文學的時候，人們不是自行選擇的，而是在接受外國流行的事物，任何時代基本上都是如此。平安時代，有一批遣唐使來華，他們接觸到當時的中國文壇，那是白居易詩最流行的時代，所以傳回日本。到了鎌倉時代，日本又派留學生來到中國，當時是宋朝，蘇東坡的詩大受歡迎，這也使得日本人喜歡上蘇詩，乃至黃庭堅等江西詩派作家。江西詩派推崇杜甫，連帶杜甫在日本的地位也被抬高了起來。到了江戶時代，荻生徂徠和他的門人受明代擬古派影響而鼓吹盛唐詩。荻生的高足服部南郭出了李攀龍《唐詩選》的注解本，即《唐詩選國字解》，非常容易讀，極受歡迎。我不是非常清楚李攀龍《唐詩選》

在中國的具體出版情況，可是在日本現在還有幾種翻譯，《唐詩選》的影響力持續至今。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各個時代具有多種讀者層。比如，在江戶時代老百姓喜歡盛唐詩，可是所謂的漢詩人則想要追求

更高級的文學。他們認為白居易太通俗，不太喜歡。

中唐以降詩歌的流變與詮釋

李：《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裏，您提到中唐詩人的一大特色，是「與造化爭功」。這種思想大大有別於中國傳統藝術一直強調「天人合一」的精神。這是否說明中唐詩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個異數？

川合：韓愈有一首很有名的〈雙鳥詩〉。詩中的兩隻鳥叫聲吵鬧得太厲害了，以致破壞了大自然的規律，最後天公把兩隻鳥捉起來，閉上牠們的嘴巴。這首詩一方面呈現了對舊世界的破壞，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非常有趣。韓愈破壞世界的這種思想，也影響到孟郊、賈島、李賀等人。為什麼中唐會出現「與造化爭功」這種思想呢？這是個大問題，我現在還不能回答。至於這種思想在

以後的朝代裏有沒有繼承呢？這要逐個朝代去研究，我相信是有的。過去，中國文學強調「天人合一」的看法，我覺得還可以找到別的面貌。



川合康三著，張劍譯，《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月。

李：《終南山的變容》裏，您分析中唐詩人的創作論，提到他們抱着以詩創造



世界的理念。這似乎跟中國古典文學強調的「感興說」不太一樣。中唐詩人的創作論是否不可以用「感興說」來概括？中唐的詩風是「中國抒情傳統論」以外的事物？

川合：表面上，「感興說」與「以詩創造世界」的看法是對立的，「感興說」是傳統的創作觀，而韓愈他們是反傳統的。實際上，如果深入研究下去，我想兩種創作論是可以互通的。作為外國學者，我覺得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往往過於保守。傳統不是接收和保存那麼簡單，在繼承的過程裏，研究者也可以有所轉化，不是不斷的循環。中國古代沒有史詩，主要就是抒情詩；而西方是從史詩開始，然後慢慢發展出其他的詩歌種類。日本跟中國相似，也是沒有史詩。而且中國或日本，兩個國家都是用詩歌以外的文類去寫史詩的內容，如史書，中國的史書特別發達。

李：《白居易傳》裏，您提到宋詩對中唐詩的繼承，是有選擇性的。宋代詩人繼承了韓愈、孟郊那種散文化、瘦硬的詩風，卻揚棄了元稹、白居易那種通俗的風格，為什麼呢？

川合：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到文學的接受是多層的。晚唐五代的時候，白居易還繼續流行。然而到了宋代，唐詩的接受多樣化了。一般的人還喜歡白居易，可是專門的詩人愛好賈島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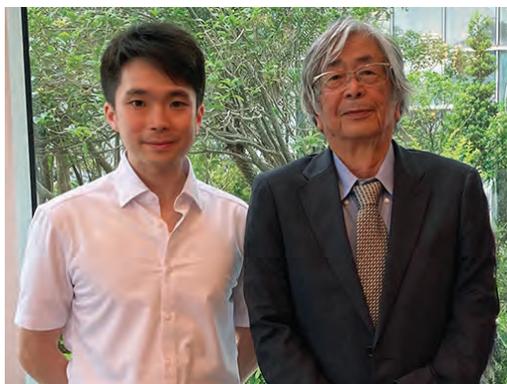
詩人。而最高級的知識分子，比如在朝廷參與編纂工作的學者模仿李商隱，各個階層擁有各個階層的愛好。

李：在《中國的戀歌：從〈詩經〉到李商隱》和《李商隱詩選》裏，您分析義山的無題詩時，基本上都是採用「愛情說」，而不取「政治諷喻說」。或影射於政治，或寄託於禮教，由《毛詩序》、朱熹、清儒一路下來，在詩歌的詮釋上，中國傳統文人一直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您怎麼看待這種解詩的取向呢？

川合：古今對於詩的看法並不一樣。古人讀《詩經》，儒家的制約很強，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回事了，讀詩時可以不必受儒家的限制。其實，即使是漢代，當時人已經知道《毛詩序》的解釋，只是漢代人的想法。《漢書·藝文志》就提到《詩經》多處的注釋，指漢人的理解並非《詩經》的本義。跟《毛詩序》比起來，朱熹的解釋好像沒那麼保守，但其實也很保守。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流行，對於當時的意識形態也是很有影響的。

與著名學者的交往

李：您在大學讀書時，曾聽過吉川幸次郎與小川環樹談唐詩，兩位大師的著作及言行，對您日後從事唐詩研究有沒有什麼啟發？



本刊特約記者李浩榮（左）與川合康三教授（右）合照。

李：
台灣的林文月、鄭清茂和柯慶明教授，相信都

分。吉川在京都大學教書，研究豐碩，出類拔萃。我感恩有幸受教於兩位先生。

川合：吉川幸次郎年輕時，很詳細地分析過杜甫的詩，出了一本很厚的書《杜甫私記》。很多人以為日本學者只着力於字詞注釋，但吉川先生不僅注釋，他還分析杜詩的意象運用，講得很精彩。我上京都大學時，吉川先生已經退休了，但由於他太熱愛教學了，所以定期在大學開讀書會，跟大學生一起讀唐詩。我也上過他的讀書會，吉川先生愛說話，一堂課下來，總是滔滔不絕地講，偶爾才有學生發問。而小川環樹與吉川幸次郎的個性截然不同，小川先生的話不多，但每一句話皆能切中要害。小川先生退休後，也有辦讀書會，他教蘇東坡。吉川先生的年代，日本的中國研究有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之

是您的朋友。這三位先生的治學與為人，有沒有讓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川合：林文月先生翻譯《源氏物語》，對日本文學有很深的了解，名滿天下，相信不用我多介紹了。我反而想香港的讀者多關注鄭清茂先生，就是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中文版的譯者。鄭先生還翻譯過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語》，譯筆優美準確，值得大家去讀。柯慶明先生學識淵博，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西方的文學理論，他都有研究。一九八八至八九年，我去哈佛大學訪學，柯慶明也去了，我們就在美國認識。柯慶明跟吉川先生一樣，很愛說話，跟他聊天，他自己可以從頭講到尾。

川合康三教授補記：二〇二五年九月三日，鄭清茂先生因病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二歲。在詩歌閱讀的感受力上，最吸引我的就是葉嘉瑩先生與鄭清茂先生。兩位先生竟在一年之內相繼離世，實在令人唏噓不已。鄭先生亦精通日本文學，曾翻譯《平家物語》及松尾芭蕉、森鷗外等的作品，涵蓋古典至近代的重要作品。衷心希望，藉由這些譯作，日本文學能夠被更廣泛地閱讀。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李浩榮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搶來的閒情，其實仍然是忙碌的，不過歡喜只藏在忙碌之中。須要打發時間的人，或者還不大了解時間的暴力和幸福的狡猾。

搶得浮生半日閒



胡燕青
香港作家

搶得浮生半日閒，人活久了，就知道這句話裏的「搶」字沒有一點誇張。

人起床後，總有要做的事。你總不能晚上刷牙十四次，然後一周不做；也不能努力回覆下個月才寄來的電郵；未退休時我也曾說會練練字、多讀書，把電腦內的檔案清理一下。結果我什麼都沒完成，十一年就在清理貓盤和洗水彩碟的隙縫中度過了。如今畫藝未成，貓貓已老，那年的學生變了大叔，當天的上

司已成耄耋。

無事忙的原因是病痛需要複診，旅行需要買平安藥，裱畫需要過關，淘寶需要取件，查經之後忘了信息得再翻查，翻譯不懂的詞語熟口熟面但依舊不懂。最苦的是讀過的書已完全陌生，而書上筆記清楚是自己的筆跡。孩子踏入中年了，孫女如望長高，頗貴的洗衣機卻暈倒不治了。

按摩椅是隨意門窗，代價是肌肉流失，糖果消消樂是貼身好友，代價是視野模糊。每次搶劫得來的時間，就送了給它們。人若不懂得「黑布蒙頭」，總有諸事待理。日理萬機的人只有總統主席嗎？錯。其實凡有點責任感的人都日理萬機，糊塗如我者，也對未做之事有千層歉意，哪裏得閒來？做錯事也須要補救，而補補救救也需要時間。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信然。但少壯很努力的人，也會和我一樣，迷糊地被時間彎道超車。此乃光陰之能事。人總在未曾預備好的狀態就進入下一個階段。學生覺得自己尚是個孩子，就畢業了；還有點年輕力壯的錯覺，一家已在肩上，且很快就到了兒女視你為無知阿伯的年紀。

為了兌現自己對退休生活的承諾，我積極地休息，積極地旅行，積極地學習新事物。退休不努力，老病更傷悲。於是我做掌上壓……是站在牆上做；我繪畫，用度數兩頭不到岸的眼鏡；我旅行，想盡辦法從大江南北各地的蹲廁站起來。

終於可以睡覺了，卻睡不着。但我依然努力洗碗，並且用假牙清潔劑漂白它們。人生總要有點成就感。我喝茶把杯子和牙齒染得黃黃的，又給他們洗白白。迴環往復，稍有小成，就像過新年前的大掃除完成後那麼開心。偶得好畫，以及寫出自己認為還不錯的文章，就感到快樂。搶來的閒情，其實仍然是忙碌的，不過歡喜只藏在忙碌之中。須要打發時間的人，或者還不大了解時間的暴力和幸福的狡猾。

◎

問寫人？會價
隨詩境？此詩的
疑是寫抑後此詩的
題詩寫抑後此詩的
課：虛境地理此詩
學來是寫地影響
美而還是了解影
值和評賞？

盛唐氣象：重溫王之渙〈登鸛雀樓〉（上）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這是孩童也讀過的盛唐絕唱之一，後世仰其氣勢磅礴，意境壯闊，情懷奮發，立志高遠。此語信然。可以補充的，是直觀藝術印象基礎上的一點具體科學

說明。

文字層面上，此詩寫的首先是視覺觀感，似是夕陽西下之景。前二句指向西東兩方，視野一百八十度。設想詩人回頭眺望，白日黃河的景象不改，觀感已擴展為全方位視野。如此山河景象、眼界感物，當然氣勢磅礴，意境壯闊。何況此處用了絕句並不要求的對偶，而對偶中的對詞——「白日／黃河」、「山／海」、「依／入」、「盡／流」——之間，各各又整體形成平衡對稱、相得益彰的「詩境空間」，自然進一步強化其雄渾氣象。

有人問夕陽為何是「白」而非「紅」。其實古詩每用「白日」指太陽或陽光，如《楚辭·九辯》、王粲〈登樓賦〉；像曹植〈贈白馬王彪〉詩「白日忽西匿」、《南史·蘇侃傳》謂「青關望斷，白日西斜」都顯示，寫夕陽不必用「紅日」。也有猜測說，詩人所見之山挺拔高聳，太陽未到黃昏已匿藏山後；這亦有可能，但非要點。

值得留意的是，此詩前半的主視線為橫向，後半則縱向。登高方能望遠是物理事實，毋庸異議，乃順理成章地自然開展為人生哲理，直白而不膚淺，樸素而深刻，毫不費力印入心靈，生出情懷奮發、立志高遠之感。相對前半工對，後半為流水對，在工整之外之上使兩句的意思連貫，一意到底，更凸顯出壯闊的胸襟氣魄。

整體而言，此詩最突出的是宏大的空間感，因



小文 流年憶舊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這離了我調來後，就不知道小文的後繼者了。然而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仍舊在我心中飄過，自己對當時的沉默有所抱歉吧。

註：〈登鶴雀樓〉之作者署名眾多，一般認為是王之涣。盛唐《國秀集》卷下作朱斌（登樓），宋代《文苑英華》易為王氏（登鶴鵲樓）。宋代其他說法茲不盡錄。

◎

為前半輻射四方，後半意通上下，將「六合」的天地宇宙全納入視野內，意境豈能不壯闊高遠？何況六合自然拈出，隨心組成，不見費力斧鑿痕跡。全詩對偶而無前後分裂之弊（此為「對偶詩」的結構性陷阱），反而一氣呵成，情景理兼備而相融，在盛唐詩中誠屬上品。

有趣的是，查證鶴雀樓周邊的地理形勢，會發現實情不符表面所述或據此而生的聯想，蓋所寫之山應在東面，黃河為西望所見，且水流趨向是南方。美學課題隨疑問而來：詩是實寫還是虛寫？詩人是寫境抑造境？了解地理後，會否影響此詩的價值和評賞？

我年輕的時候在基層部隊工作，山高皇帝遠一個團級單位就是一個小社會。我們有一個領導雖然不是一把手但是實權派，他身材魁梧劍眉星目頗具軍人氣概，重點是工作能力強殺伐果斷而且講話思維敏捷條理清晰，於是馬上形成了領導班子的三足鼎立，一把手是老革命（資格老、樸實），二把手是業務幹部，這個實權派我們叫他崔主任抓全面（就是所有的行政管理），大家對他都無比敬畏。

有一天晚上在籃球場放電影，放了一會兒就停了燈也亮了，原來是崔主任遲到，電影隊以為他不來了就按時放映，他來了馬上重放。

崔主任的愛人叫小文，在我所在的科室工作，她當然也有些年齡了，但可以看出來年輕的時候是個美人，為人肯定有點傲氣，總的來說還是好的不擺官太太的架子，而且她也是技術幹部和大家相處的不錯。

記得有一天，小文來上班的時候戴着墨鏡，這就很不尋常，摘掉墨鏡更是叫人大吃一驚，通俗的說就是鼻青臉腫。當時走廊上沒什麼人，除了我在打掃衛生還有我們科室的部門領導正巧路過，驚問小文你怎麼了？我最記得當時小文沉着臉果斷地說：「打的。」

對，她就是這麼說的，她沒說不小心碰的，不小心摔的、撞的，她毫無掩飾地說打的。

部門領導愣了一下，就拉住小文去他辦公室了。我當時嚇了一跳，那時候還沒有家暴這個詞，

都說成是兩口子打架。然而在我的想像中只有地痞流氓二流子才會打老婆，像崔主任這樣濃眉大眼的怎麼可能做這種事呢。我複雜的心情可以用震撼來形容。

我不知道部門領導跟小文說了什麼，我猜就是注意影響啥的，這麼簡單的是非問題換到任何一個人頭上，肯定部門領導加上全科工作人員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但是眼前的鋼板是崔主任，大家就覺得要勸小文一忍，畢竟崔主任實在太優秀了又是強勢領導，哪有人敢為小文出頭。所以後來小文偶爾也會戴墨鏡上班，但沒有人不知趣地問她怎麼了，她也不用回答如此令人尷尬的問題，大家就像沒看見她的新傷一樣，該幹啥幹啥什麼都沒發生。我也不知道那麼艱難的日子小文是怎麼捱過去的。

我猜小文也不敢提離婚。

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件事偶爾還會在我的腦袋裏遊蕩，小文青紫的眼眶會浮現在眼前，她的臉上總有一縷揮之不去的憂傷。可是我居然仍舊是無感的，因為我也害怕崔主任，遠遠看見他也會繞道走，並且更深刻的陰暗是你能找到這麼優秀的人當老公，肯定是要有所忍耐的吧。

所以我對優秀的人一直保有警惕，感覺太耀眼的光芒會讓人心生畏懼，估計是本能的害怕灼傷。時至今日，有那麼多人懷念過去的歲月覺得八十年代光輝燦爛這點我是認同的，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是那時還沒有全面改革開放，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沒有快速的

信息傳播，許多事便在特定的環境中被按下不表，越是觸目驚心的事越會被合理掩埋。所以我是非常感念鄧小平的。

後來我調離了這個單位，就不知道小文的後續了。然而多少年過去這件事仍舊會在心中飄過，還是對當時自己的沉默有所抱歉吧。

未完成的聲部 ——與梁小曼的詩 相遇在缺席中



伍東林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今夜，深圳依舊在一個
車流不息而讀的
某間病房裏，一場
個未能發聲的
者，正以缺席的
方式，完成她
深刻的相遇。她
的詩穿過時空，
抵達此地，成爲
最好的陪伴——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夜，深圳深業上城聯合書店本來藝文館裏，一場紀念梁小曼的詩歌朗讀會如期舉行。我本是被邀的朗誦者之一，甚至已選定了兩首詩：她的〈戰爭〉與〈倒退〉。然而，一場意外的骨折將我困於病房的靜默之中。最終，我的聲音未能抵達那個夜晚，只剩兩首未能讀出的詩，像未拆的信，在病榻旁陪我一同聆聽。

我選〈戰爭〉，是因為梁小曼在這首詩裏，將



個人夢境與人類浩劫並置：「你仍在夢中，樹梢上的紅耳鶉／已成灰燼」。她的筆觸冷峻，卻落在最柔軟的祈願上：「人們在發起戰爭，互相毀滅前／先寫一首詩，先去愛一個人」。這不是天真的呼籲，而是一種絕望的倫理堅持——在文明的陰影下，詩歌與愛成為最後的人性坐標。

我選〈倒退〉，是因她將這個詞從物理運動昇華為存在狀態：「正演奏的序曲／戛然而止——從此／夜晚在倒退，裝甲車在倒退／子彈在倒退」。當歷史被強制回捲，連「那些本該出生的孩子」都在倒退，個體生命便成了被抽空的幀。她以詩構建了一個能夠倒流並凝視傷口的時空。

這場個人的「缺席」，意外地讓我更貼近她詩歌中的某種本質——那是一種「在場」與「不在場」的深刻糾纏。正如她在〈鄉愁〉中寫道：「父親的手從一九三三年／伸向我……它節節消失」。她的手，在語言中伸出，又在語言中消逝，卻因此獲得了另一種永恆。

她是深圳的詩人，但她的深圳並非地標的羅列。她寫〈金色泳池〉，寫那個坐在天台上搖晃雙腿的少女，身後是「殘缺、骯髒」的地磚與遠處「被駛向遠方的火車分割」的宇宙。她捕捉這座城市的現代性，卻寫出其縫隙間的恍惚與迴響，如〈系統故障〉中那個在浴室鏡前擁抱自己如擁抱陌生人的瞬間。

她的語言是直接的，如一把不裹絲絨的劍。從

早期〈深夜裏〉撕書如「謀殺一個人」的激烈，到後期〈無禁漿果〉中「星空弧形滑向另一面」的玄思，她始終在拓展漢語詩的感知半徑，卻從未離開對生存重量的承擔。她寫〈疼痛的詞語〉，深信唯有歷經荒漠的人，才能從詞語中拿起那把劍。

紀念一位詩人，最好的方式是讓她的詩繼續震動生命。梁小曼離開了，但她的詩句像她筆下的〈彩虹火車〉，持續「駛向過去」，也駛向所有未來。我未能完成的朗誦，本身已成為一種靜默的致敬——在身體的局限中，我以全部心神重讀她，並再次確認：詩是她所說的「系統的故障」，是「倒退」世界裏向前的力，是我們在「戰爭」陰影下，依然選擇去愛的、微小而堅定的證據。

今夜，深圳依舊車流不息。而在某間病房裏，一個未能發聲的讀者，正以缺席的方式，完成一場深刻的相遇。她的詩穿過時空，抵達此地，成為最好的陪伴——這或許正是詩歌的意義：它總在我們最需要時，以最安靜的方式，宣告生命的「在場」。

◎





走筆至此，才驚覺校友會已踏入耳順之年——不管怎樣，她是一條堅韌的感情鏈條，牽引着我的老師、我的同學和我那難以磨滅的回憶。

我的老師我的母校

彥 火

天」，真有點豪氣干雲之概，大家都很想幹一番文學事業。

文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同班的同學，也有個別讀他校的中學生。我們有定期聚會，談文論藝，並把社員的文稿彙編成《豪志文摘》，每月出一期。當年影印機和電腦照曬植字，還沒有出世，文稿全部靠一雙手一橫一撇刻在蠟板上，然後一張張油印出來，操作全是手工式的。

我們基本利用別人在看電視、玩耍的時間去進行文學創作活動的。由於文社都有共同的愛好、興趣，正如梁啟超指出：「文學是人生最高的嗜好」，在這崇高意念的感召下，我們利用課餘的有限時間去編寫一本文學雜誌，很多時候是很疲累和吃力的，但我們大家協作得很好，不以為苦，從無怨言。

在我們弄文社、編油印文學刊物的時候，一直得到黃秀雅國文老師的從旁支持、鼓勵。當時正值文革，文藝被視為封資修的東西，其間我們的文社也被勒令解散，當我們感到徬徨、困惑的時候，黃老師也一直安慰、開解我們。

黃老師已作古多年。我在她去世前探望過她一趟，是一次頗傷感的見面。她住在西貢一間村屋。

那天我先去探望在香港城市大學當兼職教授的劉再復兄。再復兄的大千金劉劍梅剛從美國來看望雙親。她是才女，文章寫得好，年紀輕輕便擔任華盛頓馬里蘭大學永久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席教授）。她聽說我去探訪中學老師，表示願意陪我一趟。

印記中的母校，原是坐落在香港西環青蓮臺上。每當拾級而登上青蓮臺百多級的石階，便會泛起很多感觸。腳下的石階依然那麼實在、默默、無怨、無悔，而作為與母校闊別逾六十載的我，卻要穿過這漫長的時光隧道，去捕捉學齡期的一鱗片爪。

六十年前，在中學求學時期，我是屬於內向的人，除了念書、閱讀，曠下的時間便去組織文社、編輯文稿、刻蠟版。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香港文社潮奠定了香港本土文學。作為臨畢業的中五學生，我們也組織了一個豪志文社。文社名是取其豪情壯志之意，這是當年一班年輕小伙子的心態。套當時流行話是「熱火朝



甫出門，老天測地便變了臉，下了一場傾盆大雨。我們幾經波折，終於找到黃老師的寓所，門前的一泓積水，已沒及足踝。我們只好脫了鞋，赤足淌水過去。

開門的是黃老師的千金梁煥儀，她是我同級不同班的同學。入到門內，孱羸的黃老師直挺挺地坐在客廳的梳發上，我們向她打招呼，她完全沒有反應，目光有點渙散，只有嘴角仍掛着一絲笑容。煥儀說黃老師患了阿茲海默症。

我們相對無言，只聞窗外的雨聲恍如銀河倒瀉，越下越大，電光石火，加上霹靂的行雷聲，場景令人有點震撼。我們稍坐片刻便告別了。

雨還在肆虐着，劍梅說：「這場面太沉重了！」我說：「這個時代，我們都活得沉重。」這一次探訪，竟成了與黃老師最後的訣別。

三十年後的一天，市政局的留駐作家吳萱人兄來訪問，要我談一談當年豪志文社的情況，並準備編入他們的研究項目——香港文社的集子內。這對三十年前的辛勤耕耘的文社成員，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回饋。

畢業後，當年參加文社的同學星散了，不少人已從事別的行當，而我仍在文學道路上蹣跚地匍匐

香港作家聯會沙頭角古蹟歷史 深度一天遊感作 許連進

組團季候值仲秋，欣赴沙角一日遊。
太子粉嶺二地集，先訪禁外古蹟尤。
抵近東北稀到地，停於李姓聚居陬。
幾番輾轉禾坑至，實為教區內一時著。
鏡蓉書屋建此處，名揚區內此為據。
清朝初期創建成堂，崇尚古訓此為餘。
書屋孔子掛中學稱來，四人雕塑一旗開。
衍至當代小學館改列，抗日一縱隊主介哉！
繼往抗戰名館獲改建，東江縱隊三年八月災。
羅家大屋多羅列，映現三年現鬧中靜。
香港抗戰史蹟備境，街道呈海味餓更靚。
中午進入禁區餐，山珍海味繁榮殊樣井。
海山酒樓欣開街，半只繁榮制看市攝愉。
樓頭眺望中英街，一國兩園拍隔海輸。
英殖遺留延何時，信箱昭示隔海須。
繼續沙角十景區，中英花園拍隔海須。
火車頭配舊時站，興衰滄桑經海天俱。
新樓街道追前史，北緯東經海尾乎！
沙角之角日月戀，此行結束豹尾奇。
偌大海濱何壯麗，此醞釀詩句出奇殊。
一眾登程乘車返，醞釀詩句出奇殊。

(作者為香港長青詩社社長、香港文化藝術界聯會理事長、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着，不改初衷。如果在我初期創作道路上沒有黃老師的諄諄策勵，也許舉步要更來得維艱些。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黃老師早已遠去了。她的音容宛在，她誨人不倦的精神與及那一次雷雨中沉重的會見，彷彿在昨天。現實是，昨天已離我們很遙遠，我們九位豪志文社的成員，其中已有二位先後下世了，贖下我們的七位，也偶爾聚會，都已呈老態，但心中彷彿還有點文學薪火的餘燼。
走筆至此，才驚覺校友會已踏入耳順之年——不管怎樣，她是一條堅韌的感情鏈條，牽引着我的老師、我的同學和我那難以磨滅的回憶。
(作者為香港散文作家。)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 (第五) 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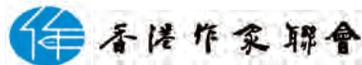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明月照萬家

李天命

明月照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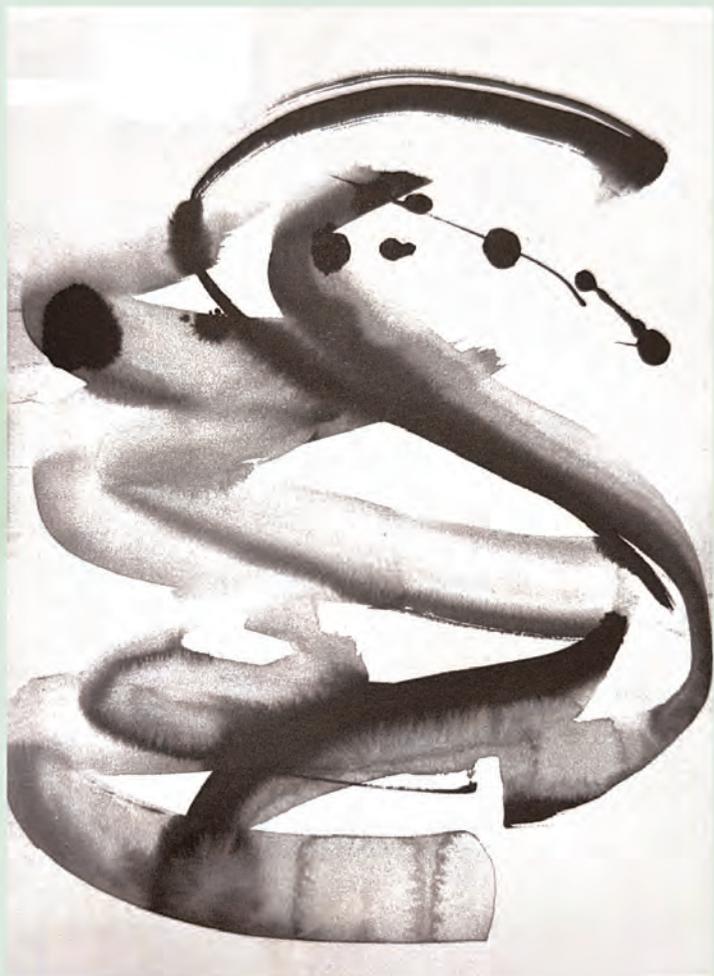
李天命

著名哲學家、作家、詩人

(明報月刊資料室)

無題 No. 1

—李天命—



插畫：潘宇清

我在沙上寫了一首詩
又在沙上抹去那首詩
只讓海知道

我在空中寫了一首詩
又在空中抹去那首詩
只讓雲知道

我在心裏寫了一首詩
又在心裏抹去那首詩
只讓你知道

(轉載自李天命著《李天命詩集——寒武紀》(增訂本)，香港：明報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明月灣
區

總三十三期
二〇二六年一月